



长着翅膀的大灰狼 著

我们终究如愿以偿，但彼此都不是当初约好的模样

如梦

As Your Dream

司徒徐徐，你是我的梦想

晋江原创网言情积分榜第一名

长着翅膀的大灰狼

晋江三千小吊带，只此一只大灰狼

【心甘情愿】系列
完 / 美 / 收 / 笔
最温暖治愈系新作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如梦

As Your Dream

长着翅膀的大灰狼 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如梦/长着翅膀的大灰狼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
2013.10

(心甘情愿)

ISBN 978-7-5125-0584-1

I. ①如… II. ①长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39610号

如 梦

- 作 者 长着翅膀的大灰狼
责任编辑 宋亚珉
统筹监制 葛宏峰 木子晴
特约策划 木子晴
特约编辑 李 莉 张 艳
美术编辑 李丹丹
市场推广 胡红叶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 国文润华文化传媒(北京)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7印张 189千字
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
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25-0584-1
定 价 26.80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: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 64271551 传真: (010) 64271578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

传真: (010) 64271187-800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http://www.sinoread.com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/001

“我们复婚吧。”

第二章 /023

在劫难逃，那就不逃。

第三章 /045

勇敢而冲动的白羊座，只需要一秒钟就能决定爱情这样的人生大事。

第四章 /069

梦想成真太奢侈了。

第五章 /091

“他是我的愿望，有多艰难、就有多坚定。”

第六章 /117

我有一辈子的时间和你一起睡。

第七章 /141

我喜欢你跟我闹。

第八章 /165

“我的愿望就是你啊。”

第九章 /185

这是徐承骁从出生到现在、三十年来，挨过的第一个巴掌。

第十章 /207

气质特别的令人一见难忘的女孩子。

第一章



“我们复婚吧。”

G市，七月。

上门取件的快递来晚了，匆匆发了货，司徒徐徐抱着儿子奔到小区门口，辛辰的车已经等在那里了。

一打开车门，冷气从车里流出来，像凉水浇在腿上，司徒徐徐把呼呼大睡的儿子塞进后座，自己赶紧坐到前面去凉快。

辛辰给她递纸巾让她擦擦满脸的汗：“怎么，你又一个人带他吗？你爸妈呢？”

“他们局里组织旅游，去云南了，要下个月才回来呢。”司徒徐徐瘫在座位上，一边擦汗一边扇风：“这天真热……今天怎么就你一个人？你们家小公主呢？”

她只是这样不经意问一句，辛辰正调试出风口的手却顿了一顿，“呃”了一声才回答说：“她爸带着她……先过去了。”

司徒徐徐敏锐地感觉到好友的表情似乎有些奇怪，可是她刚眉头一动，辛辰立刻像是怕被追问似的急忙发动车子：“走了走了！我们快出发吧！他们在等着我们呢！”

到了小朋友们上课的游泳馆，司徒徐徐才明白辛辰刚才那个表情就称作“心虚”——更衣室的大厅里，言家父女的身旁，长腿舒展坐着一个人她半月未见的人。

头发长了，皮肤倒是比上一次从非洲回来时白了好多，浅蓝色的衬衫很合身，衬得他宽肩窄腰，甚是风神俊朗。

以前他在特种部队的时候司徒徐徐去探亲，有个军嫂抱怨自家老公不是迷彩就是黑白灰T恤，十年夫妻下来，她都快变成黑白灰色盲了。当时她深以为戒，结了婚给他买衣服就紧着亮色挑，起先他拿着草绿、深粉、浅蓝也嘀咕，不过那时两人新婚，感情好，他什么都肯顺着她，后来天天吵架，她摔东西，把给他买的衣服都扔掉……也不知道这件是捡回去的，还是照着她原来买的那件新买的。

想着这些就有些恍惚，不觉走的离他越来越近，而他从她们进门起就盯着她和儿子看，越近那目光越亮。司徒徐徐移开目光定了定神，摇肩膀上昏睡了一路的儿子：“快醒醒！你爸出现了！”

嗜睡的小朋友闭着眼睛，压根不相信。眼见徐承骁已经站起来向他们这边走过来了，司徒徐徐把儿子放在一旁椅子上，自己拉了辛辰去更衣间。

徐承骁望着她背影，有心加快几步追上去逮住她，可多日未见的儿子一小坨坐在那里揉着眼睛，他又着实迈不动步子。

“儿子！”他想这小子想得厉害，一把举起来像以前一样抛高接住玩，很高兴地问他：“想爸爸没有？！”

小家伙被失重感吓得彻底清醒，抓着他爹的脖子直皱眉头：“爸爸，你有没有比较安静的见面问候方式？”

徐承骁把儿子放下来，抱在臂弯里喜滋滋地看了又看。这可急坏了言家的小公主，跳着脚在父子俩脚边提醒：“云起云起！换裤裤啦！老师要开始上课啦！”

言峻把急着看小男孩换泳裤的女儿抱起来，笑着说：“今天老师不来上课，爸爸和承骁叔叔亲自教你们两个！”

等司徒徐徐和辛辰换了泳衣出来，远远就看见两个男人各占据游泳池

一角，一人手里倒提着一个哇哇乱叫的小孩练憋气。两个人身高差不多，都有两块结实的胸肌，规规矩矩的腹肌，整整齐齐六格，黑色泳裤短小精悍，裹着结实的臀。

辛辰嘴里啧啧有声，眼睛都移不开了，用手肘捅了捅身边司徒徐徐：“司徒，你确定要去相亲？你看看徐承骁那身肌肉！你真确定吗？！”

司徒徐徐在游泳池旁的地上铺了浴巾，拉筋热身，看都不看那边一眼：“我妈出发前定下的，不能不去。”

司徒妈妈的威名辛辰当然如雷贯耳，可是：“可你家徐承骁那性子……你想想孟青城！你没勾搭伯仁，伯仁却因你远走他乡。你怎么忍心再去祸害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相亲男呢？”

“我妈做事很周全的——她特意挑了一个跆拳道黑带。”

“那也不够挨徐承骁一个旋风腿的吧……”

那边两个男人绷着肌肉却迟迟得不到女士们爱慕的关注，两人互看了一眼，丢了手里各自的儿女给一旁教练看着，双双长吸了口气没入水中，几息的工夫就悄无声息地潜到了她们这头。

“哗啦”一声，两个男人同时从池中站了起来，吓得正八卦的辛辰大叫一声，司徒徐徐则是被辛辰的大叫吓着了，受惊一侧身滑了下去。

机不可失！徐承骁扑入水中把人紧紧抱进怀里。

司徒徐徐呛了口水就镇定下来了，推推他示意自己没事，徐承骁哪里肯松手？抱着她往回游，贴在她耳边轻声问：“上个礼拜给你打电话为什么不接？这一阵网店里又很忙吗？”

儿子在离得不远的浅水区，和谨欢玩着水，眼角余光却直往这边瞥，司徒只能忍着不耐，向前夫汇报：“那天云起感冒发烧，我带他去医院吊水，没带手机。后来他好了我忘了给你回个电话了。”

徐承骁托着她的腰手紧了紧，沉默了几秒，说：“我这次回来要待很久，要不给云起换个地方上游泳课吧，这里离家也太远了。咱小区里不是有个游泳馆？我来教他。”

“你可以把他接到你家去住一阵，你出任务要走了随时再送回我那里。”她建议的毫无犹豫。

徐承骁低头看怀里垂着眼睛答自己话的女人，顿了顿，忽然问她：“这么多天没见，你想我没有？”

他眼神炙热，司徒徐徐抬了抬眼睛，平静又直接地告诉他：“你不回来的话，我都不记得有你这么个人存在。”

徐承骁一下子脸色变得难看，司徒趁机从他手臂中滑开，滑进水里，游到孩子们那边去了。

从游泳馆出来徐承骁背了她的包、抱了儿子，司徒徐徐两手空空，只得跟着他走，他停车的那一片灯坏了，她稍稍行动迟疑，手就被他给牵了。

“小心看路，跟着我走。”他当着儿子面友善地叮嘱。小朋友看着被爸爸牵了手的妈妈一脸隐忍，趴在爸爸肩膀上直闷笑。

吃饭的时候司徒去洗手间，徐承骁就问儿子：“你刚才跟你妈挤眉弄眼的什么意思？”

司徒云起眼观鼻鼻观心：“我没有。”

“儿子，有情报交换吗？”徐承骁很不上路子地诱供小朋友，“我带了一比一的枪械模型给你！”

“我看起来像那种喜欢喊打喊杀的小朋友吗？”司徒云起很淡定很有气质的问。

“不像。”徐承骁嘴角弯弯透着狡黠，“所以我特意找回来一套三十二册的《大英百科全书》，一九九三年第十五版。”

小家伙挑起了和徐承骁一模一样的漆黑浓眉，毫不犹豫地昂头说：“就算你给我带了我非常、非常中意的礼物，我也不会告诉你外婆给妈妈安排了相亲的。”顿了顿，“也别想知道时间是明晚六点半，地点是外公外婆家隔壁、婷婷姨妈家里。”

徐承骁吸了一口气，伸手揉揉儿子的脑袋，“到底是我亲儿子。”

吃完饭回到司徒徐徐和儿子住的小公寓，一出电梯司徒徐徐就看见自家门口堵着个大行李箱，她面色不善地回头看向徐承骁。

可那家伙自从吃饭时她去了一趟洗手间回来就神色异样，竟然都不管她眼神暗示，抱着儿子理直气壮地等在门边。

司徒徐徐打开门用脚抵着，回身来抱儿子，摆明了不想让他进门。徐承骁一只手护着肩上的小家伙，腾出一只手来轻松扭了她的手臂。司徒徐徐怕吵醒孩子，没敢太过挣扎，他就大摇大摆地进了屋，走进儿子卧室前还回头低喝：“把我箱子打开收拾好……给你买的在最下面那层。”

司徒徐徐冷笑，就这么开着门不管，坐在客厅沙发里等着他。一会儿徐承骁轻轻带上小房间的门出来，看了眼敞开着的大门和门外纹丝不动的箱子，走到她面前弯下腰，伸手捏了她双颊，逼得她抬头看他。

火气“蹭”一下子窜上来，司徒徐徐抬脚就踹，徐承骁放了手后退了一步，仍用那种深潭般幽寒的眼神看着她，司徒徐徐白他一眼，可他反倒笑了，回身自己把箱子拖进来，关了门反锁好。

“徐承骁！这是我家！”司徒徐徐冷声开口赶人。

他一边走过来一边反问：“你赶我走，是急着腾出位置给新人吗？”

“你的位置？你在我这里还需要腾出来的位置吗？”

他高大，极近地站在她面前时遮住了大片灯光，阴影完整地笼罩了整个她，司徒徐徐坐在这整片的阴影里冷声反问，鄙视而不屑。

徐承骁低着头静静地看着她，眼神渐渐燃了起来。

她的伶牙俐齿，徐承骁讨教了这么多年。这么多年以来他经历了多少人事磨难心志，可依然能轻而易举地被她激怒。

时光在他身上留下那么多、带走那么多，但是对司徒徐徐这个女人的感觉、无论情爱或者愤怒，都该死的一如既往的浓烈。

“司徒徐徐，”他俯下身去，“你、活、腻、了！”

两个人从客厅一路缠斗到主卧，一个拼尽全力、上蹿下跳、抓挠踢咬，恨不得把他踢飞到墙角去；另一个却只守不攻，只顾把她往卧房里引。

到了卧室门口徐承骁发力，司徒徐徐双手立刻被他一只手捏住了。她动脚踹他，他手只轻轻一收，顿时她整个人都被他牢牢控住。

司徒徐徐听到他鼻腔里发出了一声冷蔑轻哼，心头恼火，当真生气起来，回头去狠狠瞪他。

主卧里只亮着一盏壁灯，她一双春水涟涟的眼睛，比朦朦胧胧的灯光亮了不知多少倍，徐承骁顿时身上一热，情不自禁地低头去吻她眼睛，司徒就等这机会呢，张嘴便咬他。

“嘶……”徐承骁低声呼疼，手里一松，司徒徐徐脱身出来往外就跑。可刚跑到门边，就被他追上来逮住了，捏着肩膀“膨”的一声按在门后。

徐承骁单手，轻而易举地扯光了她。

“跑啊！你再跑！”他捏着她，重重咬着她耳垂，声音又低又哑：“就这样跑出去，给云起看看爸爸妈妈在干什么？怎么不跑了啊？！来，我来抱你出去！”

他当真打开了门，司徒徐徐急了，反用力地将他往回推——这下倒成了她拼命要把他弄进房里去。徐承骁求之不得，一挥手用力将她推倒在床上，居高临下压了上去。

司徒徐徐无声却用力挣扎，不配合的很，可徐承骁习惯了，更何况这么多天没见她了，憋得实在厉害，一边霸王硬上弓、恶狠狠地弄着她，一边还要得理不饶人地逼问：“这样够不够有存在感了？想不想我？说想！快说！”

司徒徐徐不肯服软，流眼泪哭得眼睛都肿了，还是倔强的一声不吭地挣扎。可徐承骁多蛮横的性子，她越是不吭声他越是来劲，不肯结束，断断续续，结结实实地折腾了她三回。

第四次的时候都已经凌晨了，徐承骁却比一开始的时候还要精神抖

撒，搂着她坐起来，把她整个人抱起来按在怀里，死死往下按去。司徒徐徐抵不住这样的，抽搐着小死过去，人没知觉一般仰着头往后倒，好在有他接着……抱回来，心肝宝贝似的亲，在她耳边低笑着调戏她，这个时候真是多柔情四溢他都做得出来。

可司徒徐徐稍缓过来了一些，二话不说的一巴掌就拍了过去，被他轻巧截了，手放进嘴里狠狠咬了一口。

折腾到后半夜，徐承骁总算尽兴了，云收雨歇，一身是汗地压着她喘粗气。

看她已经被折腾得半分力气都没有，软在自己身下，样子看起来要多乖巧就有多乖巧，哪里还有之前的张牙舞爪？徐承骁捏捏她的脸，恨恨地咬牙切齿道：“我他妈就是脑子有病才对你低声下气……下回再敢跟我顶嘴，弄不死你！”

这家伙放开手脚一逞兽欲，完事舒服了居然还敢哼哼唧唧、唧唧歪歪的，司徒徐徐心里恨得简直想把他捶扁在墙上抠都抠不下来，可这眼下她连动一动手指的力气都没有，这家伙一百六十斤，生生放松了整个人压在她身上，密密实实的，像床加厚的大棉被，盖得她又热、又闷……又踏实。

前一秒想把他揍扁，这一刻又觉得其实挺舒服。

再下一秒，她就沉沉昏睡过去了。

第二天早上全家起得最早的是司徒云起小朋友。

看到他爹裸着肌肉喷张的上身、只穿着一条子弹内裤从他娘房间里走出来，云起清秀小脸上一点吃惊的表情都没有，喝着牛奶吃着面包，淡定地和他爹打招呼：“爸爸早安！今天妈妈是不是要睡很晚，不做饭了？”

徐承骁点了点头，小家伙丢下面包欢呼了一声：“太好了！那么为了不饿肚子、不耽误我长高，我们叫外卖吃吧！我要吃必胜客！爸爸你喜欢鸡肉比萨还是海鲜的？”

徐承骁伸手擦了擦他嘴唇上的牛奶胡子，问：“我记得你妈好像不让你吃这些东西的吧？”

司徒云起点点头：“对啊，爸爸你不在家的时候只有我和妈妈两个人，妈妈不让我吃。”

这话说得点到即止，徐承骁立刻就听明白了。可是司徒徐徐管教儿子一向有原则，他要是这会儿为了讨好儿子答允了，回头她醒了就会把他剁碎了做比萨的。

昨晚背上被挠出来的几道血印子还辣乎乎地疼着呢，徐承骁揉揉儿子的脑袋，说：“你先吃面包垫垫，我去给你煎两个鸡蛋出来。一会儿等妈妈起床了，我们一起去爷爷奶奶家吃饭。”

云起还想争辩，徐承骁抬了抬眉毛表示这个话题到此为止。小男孩默默皱了皱眉，忽然问：“那今天下午的游泳课我还去吗？”

徐承骁也正想和儿子商量这事儿，就坐下和他讨论：“爸爸这回在家待挺久的，你的游泳课改到咱们小区的健身房上怎么样？爸爸教你，不用教练教。”

小家伙这回明确地摇了摇头，徐承骁问他为什么不愿意？小家伙垂了垂眼睛，长而卷的睫毛在眼睛下面投了一小片阴影，格外的招人怜爱。

“我要和谨欢在一起上课，这样等你又有任务、又要走了，我妈一个人忙不过来的时候，辛辰阿姨会照顾我。”

徐承骁听了当即愣在了那里，心上疼的感觉像是一下子插进了十几把匕首似的。他看着儿子，沉默着说不出一个字来。

可司徒云起片刻却抬头狡黠一笑，开心地说：“爸爸！我跟你开玩笑的！妈妈哪有那么忙？外婆和奶奶也常常照顾我的。”

徐承骁稍稍喘了口气，心上感觉缓和了些。

“不过我还是不要换游泳课——言峻叔叔懂很多，我很崇拜他，我要和谨欢一起当他的孩子！”说完飞快地溜下椅子跑回房间去了。

这下，徐承骁心上的匕首是拔出来了……可是又换了一排机枪来，突

突突地扫射啊！

徐家是G市最枝繁叶茂的红色望族，徐承骁父亲这一代四个亲兄弟都位高权重，徐承骁这一代则以骁爷为首，其他几个叔伯兄弟也不遑多让，从政从商，各领风骚。

徐家地位最高的是徐承骁的奶奶，老太太十岁的时候就是女八路了，当年还是徐承骁爷爷的入党介绍人。徐承骁的名字有幸是由言峻爷爷取的，老首长当年取名时说：这一个“骁”承的可不单是徐家老太爷的英勇善战，还有老太太青史留名的骁勇强悍。

不过再骁勇的老太太，见了小重孙就和一般老人家没有两样了。云起一进门就被老太太拢在怀里，连徐妈妈想抱一抱都不行。老人家叫人拿了一堆零食过来，都是云起爱吃、司徒徐徐平常不给吃的，小孩过家家一样一样摆在曾孙面前，铺了小半桌。

“你吃！喜欢哪样吃哪样！别看你妈，太奶奶在呢，你妈敢说你好？！”老太太豪迈地一挥袖，说着还瞪了徐徐一眼，可这一眼她却立刻看出了不同来，说：“丫头，你今天脸色比平常要好，滋滋润润的。”

一旁徐承骁得意，伸手去搂她，司徒徐徐将他手打开，却反被他折了手指捏住，两人正暗暗较劲，就听云起童声清脆地说：“因为我妈妈晚上要去相亲！我外婆说对方是‘优质男’，我妈妈一定喜欢的！”

老太太一听，顿时来了兴趣，也不管一旁亲孙子瞬时黑下来的脸，兴致勃勃地问前任孙媳妇：“对方什么样的条件？真的好吗？丫头，要不今晚你带我一起去，奶奶看过的人多，给你把把关！”

司徒徐徐的腰都快被某人捏碎了，哼哼唧唧地应付老太太。

“你！”老太太看出猫腻来，颐指气使地冲徐承骁抬了抬下巴，“你把手给我挪开！”她强行将司徒徐徐从徐承骁怀里拔出来，拉到自己身边坐下，细细地盘问：“你妈安排的？嗯……你妈眼光好，当初你和这小子啊，大家都赞成，就我和你妈不看好，你看后来果然应验了吧！所以你妈

相中的、再有奶奶给你看了，要是也说好，那就准没错了……”

老太太絮絮叨叨地叮嘱，司徒徐徐不时地“嗯”一声。

云起捧着妈妈平时不让吃的薯片跑到爸爸面前，开开心心的“咔嚓咔嚓”，还天真无邪地问他：“爸爸，你脸怎么都僵掉了？！”

在徐家吃过午饭，老太太一叠声地催司徒徐徐快回去，催得徐承骁都快站起来掀桌子了。可老太太才不理他呢，一个劲地告诉司徒徐徐快回家去：“……睡个午觉，起来洗个澡、换身衣服，好好捋捋捋！”说着还从自己手上褪下个满绿玻璃种的圆镯，“这个戴着！别戴其他首饰，乱七八糟的值什么！再大的什么克拉的也没这个尊贵体面！你好好的，真相中了，你嫁个好人，奶奶到时候陪嫁给你一整套的！”

徐承骁的脸色已经阴郁的像暴风雨之前的天气，司徒徐徐心想老太太再这么作下去倒霉的还是自己——昨天顶嘴几句被他整的差点散架，这再来一遍可就真散了。

她催老太太到点睡午觉了，可老太太把手一挥，“我今天不午睡，我给你带云起，你安心心地去相亲！”

徐承骁“忽”地站了起来，老太太沉下脸来立刻手指着他：“你干什么？！坐下！下午老实待这儿带你儿子！当真管生不管养啊？！”

“我开车送她去。”徐承骁阴阳怪气的，“外面天热。”

“再热的天你不在她都拉扯着儿子过来了，轮不着你这个时候充好人，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。”老太太压根不给孙子留面子，“你别想去搞破坏！耽误她这么多年，还不够？你难道还想耽误她一辈子？！”

老太太说话是真冲，徐承骁的脾气一下子上来了，拽了司徒徐徐的手，冷笑着撂话说：“我可已经耽误她一辈子了。”

老太太听了这话直冷笑，语句慢慢地说：“你小子知道一辈子有多长吗？你拿什么耽误？你耽误得起吗！怂样！”

徐承骁猛地往前一步，司徒徐徐吓得心都要从喉咙口跳出来了，急忙

拦住他，推着他不让他过去。

可老太太一辈子火爆脾气万夫莫敌，哪能经得这么激？看孙子胆敢瞪着眼睛要冲过来，抬起拐杖就要揍，中气足、声音响：“怎么？！你还想跟我动手了？！我老人家有七个孙子呢！打死你还剩六个！我才不怕断子绝孙没人送终呢！”

徐承骁把脑袋直往她跟前凑：“你打！你照着这儿打！用力打！”

司徒徐徐整个人抱住他贴在他心口，老太太的拐杖就往徐承骁脸上招呼，司徒徐徐忙伸手去护他眼睛，胳膊不慎给拐杖敲了一记，一声闷响，徐承骁听着心上一哆嗦，忙捏了她胳膊收在怀里，转身护了她。

这么大空门露在老太太前面，立刻，徐承骁背上、臀上就被结结实实抽了好几下。

老太太越战越勇，拐杖落下去都带着“呼呼”风声，云起和徐妈妈一个抱着老太太腿，一个挡在徐承骁前面，徐承骁趁机连滚带爬地抱着司徒徐徐逃了出去。

逃出门外，气还没喘匀，徐承骁拽过她胳膊看伤着骨头没有，他心里着急又窝着火，动作就大了些，司徒徐徐被他捏疼了，“嘶”的一声，徐承骁一听心里一疼，更加恼火，拎过她不客气地问：“你相什么亲？！我这还没死呢！你至于着急改嫁吗？”

司徒徐徐手上疼，心里生气，丝毫不客气地回敬他：“你没死，但你已经被我休了。”

徐承骁气得头发昏，扭过脸去闭着眼睛深呼吸。

要换了以前，两个人这就该打起来了，可司徒徐徐这两年教养儿子，自己脾气也收敛了许多，看他忍得脖子上青筋直冒，心下不忍，缓和了语气对他说：“你别这样……云起看我们闹成这样，该吓坏了。”

她提起儿子，徐承骁脸色明显地缓了缓，司徒徐徐心里一轻，说：“我不去相亲了，你进去把云起领出来，我带他回家。”

徐承骁斜眼看了她一眼：“我不进去！”

司徒徐徐急了，推了他一把：“你拉着我就这么跑了，奶奶还生着气呢，云起一个人在里面多害怕！徐承骁！你去不去？！”

“要去你自己去！”他表情不善地摔下这句，转身大步往车库那边去了，走了几步回头冲她吼：“站那儿！别动！”

司徒徐徐在那儿站着，攥着拳头，气得眼眶都发涨，想追上去和他打一架，挠花他那张欠揍的脸，又顾念着云起，恨恨地跺跺脚，只好转头独自回去。

等徐承骁开了车出来，不情不愿地进去接儿子，屋里已经没有人了，他出去把大门口站岗的叫过来一问，说是走了啊，家里的车送的！刚走！

这下把徐承骁给气得，狠狠一拳砸在方向盘上。

闹成这样，司徒徐徐自然也没有心情去相亲了。送云起去上了游泳课，晚上接他回来，给他烤了个鸡肉比萨吃。

小家伙的吃相和他爸简直一模一样，慢条斯理的，挑眉看那比萨两眼才吃一口，看起来就是一副挑剔难搞的样子。司徒徐徐想起他爸那张欠揍的臭脸，气不打一处来，用叉子敲敲他面前的盘子，说：“好好吃饭，别学你爸爸一吃饭就挑眉毛！早上不是你吵着要吃比萨的吗，快吃！”

“我吃饱了。”云起慢吞吞地放下叉子，“妈妈你不能因为我像爸爸就迁怒我。还有啊，今晚的比萨真难吃。”

司徒徐徐自己也觉得难吃，站起来说：“我去给你煮碗馄饨吧！”

“不吃了。”云起用一种意兴阑珊的口吻说，“今天心情不好，食欲欠佳。”看他妈脸色不妙，他也并不收敛，反而歪着头和她对视，问：

“妈妈，你会和爸爸复婚吗？”

“……”家里只有母子两个人，司徒徐徐沉默了一下，反问儿子：“云起，你希望爸爸妈妈复婚吗？”

司徒云起想了想，说：“我希望爸爸妈妈开心。”